

03 阿母的拷頭糜

蔡月賓

父母作穡，逐工天貓霧仔光就起床，早頓扒扒食食咧，隨去田裡種作，等到十點外，日頭赤焱焱才轉來厝款中晝。以早大口灶，生活歹過，干焦知影通拚，無佻濟歇暍的時間，嘛無四秀仔通食，就愛早頓推予飽飽。

阿母上熬煮拷頭糜，煎幾粒仔卵，攢醬菜抑是肉酥、魚脯仔閣一兩盤青菜，一人一暍仔就會當囡三四碗。用灶煮一生鍋的糜，無佻久就貼底矣。會記得我讀國中的時陣，五點外就愛出門，四點外，灶趺就光焱焱，嘛有敲卵炒菜的聲。阿母攏會煮一坵燒滾滾的糜，先斟一碗公囡佇邊仔予冷，通予我先食，閣有伊攢的物配，予我有飽足的元氣，會當對透早上課擋到中晝。

高中到市區讀冊，才知影別人的早頓是包仔、饅頭、卵餅、燒餅、油炸粿和菜頭粿。蹠外口，為著方便，就綴人開始食遐的較奇巧的早頓。頭仔興興，食無幾頓了後，煞開始懷念阿母煮的拷頭糜予阮的飽足俗清甜的芳味。

有一改歇暍日，看著阿母的早頓是前一暗賭的菜，佻一大碗公的白飯做伙落去燻，家己一人恬恬仔坐佇八仙桌的椅條，那扒飯那沓沓仔哺。阿母慢慢仔食，親像咧享受大餐廳的腥臊，共看著白泔無味的菜誠細膩送入去伊的腹肚內。阿母足儉，共透早上鮮的、燒烙的早頓留予阮遮的囡仔，伊煞逐早仔窮菜尾。

阿母講伊細漢的時陣，厝裡散赤頭喙閣濟，逐頓攏是番薯簽，罕得食著飯。若看著別人食白米飯，伊就佇邊仔癮甲偷偷仔流喙瀾，用手腕拭都拭袂離。伊講會當三頓有飯、有糜，是嫁阿爸綴咧種作了後才有的幸福。

毋管是用灶燃柴的，抑是瓦斯爐¹煨的，阿母的拷頭糜就是有一種醇厚的粟仔芳。

雖罔家己嘛常在煮糜，毋過就是無阿母煮拷頭糜的工夫。不而過，若食著泔糜仔，就會無張持一碗閣一碗，因為每一喙，攏予我飽溼的氣力，嘛予我想起阿爸、阿母的拍拚、勤儉俗對阮的愛。

1. 瓦斯爐(gá-suh-lôo/gá-sir-lôo)